



天山冰雪谱

司马紫烟 著

四

东54A-1

44568

5m-1

:4

司马紫烟作品集

之一

天山冰雪谱

第四册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十八 659

十九 672

二十 717

二十一 760

二十二 804

二十三 849

十八

高手对决，绝不可有心神混乱之状，他这么一乱，立时露出破绽。

许凌右掌疾探，便往他心口拍去。骤然，段秋林的情影又浮现许凌脑海，他想：“我杀了她爹，她岂不是没了人照顾？”杀机一敛，“冰雪罩”霎时消失，掌劲也减了一半。

嘭的一掌击实，段无常踉跄倒退，撞在殷仁杰身上。

一直在旁伺机下手的冯占青，斥道：“找阎王爷去罢。”一斧砍下。

许凌欲待拦阻，已是不及。

被点了穴道的殷仁杰忽然一转头，剑芒暴吐，反撩冯占青下腹。

冯占青若是不避，便是肚破肠流之祸。

他板斧一沉，剑尖叮的撩在板斧斧面，化解了去。

殷仁杰剑势疾进，连环三剑，逼得冯占青退了四步。他目光略显呆滞，显然是奉了段无常之令，才会出剑攻冯占青。

他虽是心神不由自主，便功力剑法却似乎大进，快捷迅每，比诸平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此时，一名黑色劲装，黑巾蒙面的大汉悄悄欺近，背起段无常。

胸口是人身大穴之一，许凌虽是留劲未全发，段无常也是禁受不住，况乎他因施展控人秘技大耗内力，尚未复原如昔，功力差了些，更是受不起那一掌。

许凌踏上几步拦住，喝道：“留下人。”

那黑衣人抬眼瞅他，目光杀机隐隐。

许凌只觉他的眼神甚是熟悉，一时却想不起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我们曾见过。”这句话问的有点不通。

那黑衣人默不吭声，右拳倏然直捣他面门。

这一拳劲沉力雄，却无半点脉络可循，眨眼便到。

许凌冷哼一声，斜跨一步，左拳也直捣对方面门。

他这一拳才发至中途，陡觉脑后风飒然，忙低头避过。一柄鸿首短杖于他发际擦过，险些击中了他。

偷袭之人正是西岭四毛中的老大大毛。

另一边孙一庭的人救下了胡义、姜义民父子、李克政父子等五人。

孙一庭与冯占青联手对付神志不清的殷仁杰，兀

曰：「多矣。」他一笑，手執劍，「段兄的劍法几时变得如此了得。」

而段无常剩余的部属也倒下了大半，仅存几撮人负隅顽抗。

四毛、五菊也各伤了两名弟兄，大毛曾两度折在许凌手中，见有良机，便即撇下兄弟不顾，非杀许凌不可，否则不足以平息他心头的忿恨。

大毛低吼一声，状若风狂，七杖齐劈，和身便往许凌扑去。

许凌旨在擒获段无常，不想与他交锋，横跨两步，让了开去。

突然，许凌两脚足踝一紧，一股巨力一扯，他顿时立足不稳，俯身摔倒，他右拳在地上一按，身子一挺，便要借力站起，可是腰部被人双臂箍住，挺起的身子重又摔倒。许凌的腰部、两脚分别遭人抱住，只有上半身可以动弹。

熊熊火光里，但见二毛、三毛满身是血，头发披散，神态狰狞可怖。

抱住许凌腰部的三毛呵呵怪笑，咧嘴道：

“老子咬死你！”张口便往咽喉咬

许凌伸臂去格。

三毛颈子一偏，改咬他手臂。

此时，大毛左手举杖，猛力砸他脑袋。

许凌右手一扬，两颗流星镖激射而出，噗噗两声，投入大毛的心口、小腹。

大毛长嘶惨嚎，仰首向天，抛下兵刃，两手挥舞，在心口、小腹上空抓数次，这才栽倒。

许凌右手发出暗器后，左掌随之拍在三毛的脑门。

三毛打个冷颤，松手抱头，连嚷：“好冷，好冷！”继而没了声息，冻僵而死。

二毛叫道：

“大哥！三弟！”匕首急抬，疾刺而落。

许凌猛然坐起，右拳“砰”的击在他胸口。

二毛闷哼一声，手臂僵举不动，瞪眼直视，一动不动。

许凌掐出两腿，退开几步。

二毛仍是僵着不动，显是已然冻死。

许凌见他三人死状甚惨，心中不忍，喃喃道：“我本不想杀你们，实是……实是你们逼我急了。”

蓦地，一个女子声音在身畔想起：“大哥，段无常给人救走了。”

许凌一惊，讶道：“真的？”环目搜巡，四下里果然不见了段无常，当是那蒙面黑衣人救走了的。

白洁道：“大哥，我怕他会不利于伯母。”

一语惊醒梦中人，许凌惊道：“哎哟，我怎地没想到！”足尖力蹶，穿门而走，朝兰香阁奔去。

白洁叫道：“大哥，等等我。”紧跟而去。

守在庄外的五湖帮众识得他二人，不加拦阻。

他二人走后未久，孙一庭命人以网罩住殷仁杰，生擒了下来，四毛尽皆丧命，五菊则二死二重，唯有武功最高的缪骥伤势轻微。

冯占青做个手势，五湖帮的杭州坛主樊泰点点头，说道：“缪骥，你可愿弃邪归正，诚心降服？”

缪骥分眼瞄死伤的兄弟，见受伤的兄弟虽能治愈，却是终生残废，胸臆一阵黯然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我兄弟五人误交恶友，致而铸下今日之局，纵然有回头之意，也无回头之能了。诸位的好意缪某心领了，容图来生再报。”

孙一庭忙道：“不可……”腾身阻止，终究是迟了。

缪骥右手峨眉刺挺出，结果了两个兄弟的性命，左手一翻，一柄短刀刺入心脏，鲜血狂涌，没得救了。

孙一庭叹：“你这是何苦呢？”

冯占青道：“死者已矣，孙兄，救活人要紧。”

孙一庭转过身来，道：“冯兄说得是，只是小弟德薄才浅，无法解开姜兄等五人所受的禁制，冯兄的帮里人才济济，想必能解得。”

冯占青傲然一笑，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敝帮的副座诸晓此杰，必能解得。”

孙一庭道：“哦，原来贵帮的刘副帮主有此异能，真不简单。”他听说刘世金身怀秘技，心底隐隐有不祥之感，但脸上则不露声色，暗自盘算。

冯占青似乎兀自不觉，续道：“那是他多年前去西域时，从一位老族长处得闻此技，并蒙传授不过他从未试过，也不知管不管用，万一不管用，那可麻烦得很了。”

他语气诚挚，颇为关心五人的安危。

他又道：“我命他去查察‘太行’六鬼和十八太保的行踪，约莫后天即可赶到。”

孙一庭眉峰微蹙，道：“还要等两天。”

冯占青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的意思是最多两天便可赶回。我没说清楚，害孙兄担心了，实是抱歉。”

孙一庭哈哈一笑，拱手道：“冯兄客气了，今宵恶战，幸得冯兄倾力相助，不然单凭区区一人之和，决斗不过段无常那厮。”

韩荫莱道：“正是，初时我还以为冯帮主不肯相助，吓得我一身冷汗。”他伤势不得，包扎妥了便已无碍。

冯占青笑道：“我若不如此做，决计瞒不过段无常的耳目，事非得已，尚请海涵，只可惜没逮着他，竟教他溜了，功亏一篑，好生遗憾。”说罢，连连叹气。

樊泰道：“相信只要帮主传下令谕，段无常便是逃

到天涯海角，属下等也必能不负帮主令谕，捉回那厮。”语气笃定，宛如段无常已是囊中之物般。

孙一庭站起身，说道：“冯帮主且请宽坐，区区去看看许贤至去了那里。失陪。”

冯占青道：“要去一起去，樊坛主，许小兄弟白洁二人是去了何处？”

樊泰道：“根据属下派出的眼线来报，许公子和白洁姑娘是朝兰香阁去的。”

冯占青道：“好，事不宜迟，咱们即刻启程。”

许凌、白洁二人来到兰香阁。

但见兰香阁所属的妓院犹灯火辉煌，莺声燕语，嘻笑之声不绝。兰香阁本院则漆黑一片静无声息。

许凌立在屋顶隐蔽之处，望着一栋栋的屋子，不由得叫声：“苦也！”忖道：“房舍这么多，到那儿去找娘。”

白洁洞悉他的心意，拍拍他的肩膀，低声道：“别担心，跟我来。”手指东首一座大屋，当先而行。

许凌知她必有办法，毫不迟疑的跟了去。

一路行来，甚少遇到警戒守卫之人，但一靠近东首那座大屋，警戒立时倍增，证明走对了路。许凌大喜，便要现身喊娘。

一双温软滑腻的手掌盖住了他嘴，白洁细声道：

“先瞧瞧动静再说。”说完，放开了手。

许凌点点头，与她一起潜近。落足时皆十分谨慎，唯恐一个不慎，弄出一点声响，惊动了屋里的人。

两人择了一个檐角，由许凌勾住屋檐，倒挂身子，查看屋里的动静，白洁则负责哨戒。

许凌头一回作这种事，心头紧张万分，益加谨慎。他潜运内力，戳破窗纸，凑眼窗孔，朝内张去。

只见屋内点头数支巨烛，照得屋内一片通明。八封桌旁围坐着四人，一人是咆哮鬼段无常，他身侧是兰娘，另二人一身黑衣，赫然是夺命刀牛鼎、长命拳苟落云。许凌又是惊诧，又是奇怪：“怎会是他二人？牛前辈也认得我娘，究竟是怎么因事？”

段无常满脸怒容，冷然道：“兰娘，你养的好儿子，哼，哼。”

兰娘怯怯地道：“我……那料到他……他胆敢……敢伤你。”她软声细语，教人既怜且爱。

段无常不为所动，怒意不减，道：

“嘿嘿，他乃你怀胎十月所生，你料不到，谁又料得到了？当初我要是除去了他，今日那会有如此麻烦！”

牛鼎一皱眉，淡然道：“只怕未必。”

段无常眸中厉芒一闪，旋即敛去。他老奸巨滑，在弹指间做了许多衡量，知此刻不可与牛鼎翻脸，当下只哼了一声，不再多说。

兰娘道：“他虽是我所出，但我没养育他长大成人，实在是不明白他的性格为人如何，我……我曾着人送信给他，要他念在母子亲情的份上，随侍在我身边，他没覆函给我，想是他不肯答应。”

许凌一怔：“娘曾写信给我，我怎地不知道？”

牛鼎柔声道：“兰娘，你不用难过，人各有志，是不能勉强的。”

兰娘嫣然一笑，点点头，道：“多谢牛大哥。”

牛鼎微微一笑，笑中情致绵绵。

许凌暗暗纳闷：“他怎地这样对我娘笑？”

苟落云道：“依我之见，此地已不安全，咱们还是尽速离去，免得敌人搜了过来，平添许多麻烦。”

段无常道：“冯占青不会很快搜过来的。他若是要搜，早就带人追来了。哼，没想到我苦心孤诣，筹划多年的大业，便因一个丫头的几句话葬送，真是可恼可恨！”手起一掌，将桌角切了一块下来，捏成粉末。

苟落云道：“我一定杀了白洁那丫头，给你消气。”

段无常摇首道：“不，我要亲手杀她，否则难消我心头之恨！”

许凌心道：“只要有我在，你们休想动她！”一股豪气由然而生，生似普天下唯他能保护得了白洁。

但听段无常续道：

“咱们该走了，牛兄，你去命人放把火，将这里烧

了。”

兰娘急道：“不……不要！”

段无常本然道：“别闹，你跟我们一起走。”

兰娘道：“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，我……我不要走，我要留下来，照看这片产业，等你回来。”

段无常皱眉不语。

牛鼎道：“料他们还不知我的身份，我也留下。”

段无常站起身，含首道：

“也好，你们就一起留下罢。”

突然，剑芒一闪，迅如电击雷轰，嗤的刺入牛鼎胸膛。

牛鼎的手刚触着刀柄，便已中剑。

段无常这一剑实是快极，且暴起发难，牛鼎给攻了个措手不及，才会着了道儿。设非如此，段无常绝无法在一招之内取他性命。

事发仓促，许凌、苟落云、兰娘都惊得呆了。

段无常拔出剑，牛鼎身子一倒，卧倒血泊。

段无常嘿嘿冷笑：“兰娘，你跟他一起去罢。”

剑尖一抖，刷的刺去。

许凌闻言大骇，双掌齐推，嘭的破窗抢进，洪声喝道：“勿伤我娘。”人未到，暗器先到。

段无常见七颗流星镖来势猛恶，不敢硬接，右足飞起，踢翻八卦桌，身子一矮，隐在桌后。

嘟嘟嘟，三颗流星鏖射在桌面上，另外四颗划个弧形，径朝桌后射去。

段无常吃了一惊，长剑疾点，点落了三颗，另一颗贴衣掠过，在他左肩衣衫割了道口子，伤了些皮肉。

他不会被一个后生小子搞得狼狈不堪，不由得怒不可遏，长剑往兰娘肚腹一挥，迅即纵退。

苟落云见机不妙，紧跟着纵退。

兰娘肚腹中剑，鲜血涌出，霎时濡湿衣衫。

许凌心下大动，不暇追敌，抱起她，叫了几声“娘”，悲从中来，放声大哭。

白洁进来，目睹此景，一时慌了手脚，一会才手忙脚乱的给兰娘点穴止血，但伤口太大，连肠子都流了出来，即令是大罗金仙也救之不得。

兰娘睁开失神的双眼，勉强一笑，道：

“孩……子，别……别哭。娘……对你……你爹不起，我这……就去……跟你……爹……赔罪。”

许凌哭道：“不！娘，你不要死！不要死！”

兰娘道：“傻……孩子，娘……唉，娘要……去了，你要……好……生……照顾自己，好……”

一句话没说完，兰娘头一歪，阖目而逝。

许凌哭声忽止，瞪眼看了死去的母亲良久，忽然仰首嘶喊，声音啞哑，震得屋梁、墙壁泥灰簌簌而落，极为骇人，更教人闻之毛骨悚然，不寒而栗。

许凌悲嚎，忽又大哭三声，随之木然不动。

白洁给他吓得心惊胆战，缩在一旁，不敢作声。

俄顷，屋内透进火光，窗纸上火红的光芒伸吐不定，并可听到人声喧哗，外面在闹大火了，无疑是段无常、荀落云带人放的火。

白洁惊魂甫定，急道：

“大哥，咱们快离开！”

许凌一抬头，道：

“他们还真的放火，可恶。”

抱起母亲的遗骸，一脚踹破房门，快步抢出。

放眼望去，屋子四周全是火海，段无常想活活烧死他，是以绕着这间屋子放火。

许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道：

“白洁，你进去找两床棉被。”

白洁问道：“要棉被做什么？”

仍依言进去寻了两床棉被，说道：

“这是下人们盖的被子，用得上吗？”

许凌点点头，道：

“用得上，走，我们去将棉被浸湿。”

屋前有两个半月形的莲池，正好派上用场。

许凌将棉被覆在身上，道：

“咱们走。”

一手挟着母亲的尸骸，一手牵着白洁，冲入火海。

两人展开轻功，在屋面上踏瓦而行，幸亏火势刚起不久，屋梁尚未烧毁，两人顺利的脱离火海。

饶是火势不大，但面积广泛，火气蒸熏，烤得人炎热难当。

许凌练的是“冰雪罩”不畏火气，丝毫不碍，白洁不比他，且功力不够纯厚，给薰得浑身滚烫，一张脸红红的。

许凌忙运功助她化除火毒。

片刻后，白洁渐渐复原如常。

十九

白洁望着那熊熊火海，恍如隔世为人，惊悸犹存。
许凌则木无表情，不知心里在想些什么。

须臾，孙一庭、冯占青率人赶了来，“安江一条龙”海涛最先发觉许凌、白洁二人，遥遥叫道：“他们在这里！”

孙、冯二人得讯，一起赶了过来，孙一庭下马问道：“两位没事么？”

许凌淡淡一笑，答道：“没事。”

孙一庭头一低，见到了兰娘的尸身，愕然问道：“是段无常干的？”

许凌点点头，道：“他还杀了夺命刀牛前辈。”冯占青道：“嘿，好歹毒的手段，那兰香阁自然也是他放火烧的了。这种败类不除，只会贻祸江湖，本座一定揪出他，为首示众，昭告天下，以惩不法。”

许凌宛若不闻，转身缓步而。